**北京大学要引领终身学习和继续教育的发展**

——在北京大学继续教育100周年纪念座谈会的发言

季明明

（季明明：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国家行政学院原教务部主任，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党委副书记，第二届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终身教育工作委员会理事长、全国学习型城市建设咨询指导小组组长，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继续教育等部分即第六起草小组副组长）

今天北京大学召开纪念开展继续教育一百周年座谈会，很重要。郝平同志在中央宣布由党委书记转任校长后不到一周公开出席的第一个会议就是今天的继续教育座谈会。作为一名老教育工作者、特别是一名终身学习、继续教育领域的“老兵”，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我清楚地记得，郝平同志在担任教育部副部长期间一直高度重视继续教育、终身学习。本人深信，由于郝平校长的高度重视和北大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继承百年优良传统，北京大学继续教育事业发展必将迈入更加辉煌的新征程。

基于蜕故孳新、全面和加快开创国家继续教育宏大事业的出发点，本人的发言讲两个问题：

**一、广大高等学校要高度重视发展继续教育事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学校和各行各业所蓬勃开展的继续教育对于提升国民素质，支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各种原因，从总体看继续教育的发展仍然存在着“七个缺少”：缺少对其重大意义的进一步认识;缺少法律保障;缺少重要地位;缺少强有力的主管部门;缺少重大战略、政策举措和经费支持;缺少正确的办学理念;缺少针对性、实效性。为此，在我国各类教育中继续教育仍然属于薄弱环节。习近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大会提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必须看到：继续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教育不强，教育强国的目标也会落空。因为：

**第一、办好继续教育是影响全局的“国家意志”**

继续教育是连续四次被全国党代表大会报告所反复强调的一类特殊的教育。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的整个教育章节以及在提出“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之后的“落脚点”就是“大力提高国民素质”。这是具有严密逻辑性、科学性的设计，彰显出继续教育在整个教育事业中的地位“不一般”，对于确保完成十九大提出的各项任务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也是事关实现“两个百年梦”的根本问题。

因此，“办好继续教育”是代表国家意志的一项重大战略决定。

**第二、办好继续教育能够撬动世界最大的人力资源“金矿”**

我国继续教育是支撑世界最大规模教育大国的“半壁江山”。已经接受过不同层次学校教育进入了社会达10亿人的继续教育适龄群体，是接受普通学校教育人数的几倍，甚至接近整个欧洲50个国家人口的一倍多，是美国人口的三倍多。这是中国独有、世界少有可以进行无限开发的人力资源“金矿”。即使是2.41亿老龄群体通过继续教育进一步提高公民素质成为社会的“正能量”，也将为国泰民安提供强大的支撑。

**第三、办好继续教育是国家抵御“贸易战”风险的“法宝”**

上世纪初，美国在世界上率先提出了“继续教育”概念。美国从弱小变为强大的发迹史尝足了继续教育所给予的甜头，特别是其依靠继续教育抵御了若干次国家的重大风险。为了摆脱1929—1933年美国经济大萧条和世界性经济危机，特别将继续教育发展成为“继续教育工程”(CEE)。在遇到2008年特大金融危机时，奥巴马首先想到的还是继续教育，他明确指出，“这是美国重新站起来的关键”，美国由此将继续教育列为与本科教育和和研究生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列为全美大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几乎每所大学、学院都办有继续教育项目，特别是进一步扩大社会成员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例如，全美大学有近50%学生是在接受继续教育，有些大学所占的比例还更高。致使继续教育成为整个高等教育发展得最快的部分，帮助美国度过了金融危机难关。

美国的成功经验完全可以为我所用。由此应该认识到，继续教育不是高校的“副业生产”而是战略任务，不是分外工作而是社会责任，不是低水平累赘而是快速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平台。因此，对发展国家继续教育事业贡献的大小，应该作为考量高校办学实力和水平的一面重要镜子。

当前，美国保守派企图挑起前所未有的“贸易战”，其本质是企图遏制中国的崛起。在投资、外贸受到影响情况下，拉动内需更是凸显出其重大的意义。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各类教育，特别是最大国民群体接受继续教育的本身就是我国需求侧“三驾马车”中最重要并且最为绿色、低碳、环保的“内需”之一。同时，影响经济发展和拉动内需要靠“三本”（即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投入。发展人力资本是拉动内需最重要的投入。在“三本”投入中，也是唯独人力资本的投入最绿色、低碳、环保。据蔡昉研究，从2014到2020年，每年新成长人力资本（新成长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率将为-1.3%。继续教育则可望缓解该方面问题的严重后果，有效地支持人力资本发展而成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力量。

因为，继续教育对于发展人力资本具有独特的功效。包括：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距离最近，培养人才具有投入少、周期短、见效快的独特好处；能够既顾及“普及”（服务于大国工匠能力的提升）、又能够顾及“提高”（快速打造国家拔尖人才）的两大战略任务，并且都可以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可以对政府以往在教育公平与均衡方面的历史欠账，发挥拾遗补漏的特殊作用；可以弥补以往普通学校教育的缺失，是就业难的大学毕业生提升创业、创新能力的“充电器”；可以对任何人以往所接受各类教育的收效进行集成、强化和升华，在整个教育中可望成为对于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直接贡献最大的一类教育。

因此，“办好继续教育”，不只是涉及某一类教育自身的发展，也是应对当前或者未来“贸易战”的关键一招。纵然我们有着十条、百条应对“贸易战”的对策。其中，丝毫可以不受外界影响、不被国外牵扯、最为牢靠的重要对策之一就是振兴国家继续教育事业，开发世界最大的人力资源“金矿”，这是应对“贸易战”而能够迸发出无穷力量、智慧和财富的“法宝”。就此而言，办好继续教育事关国家的安全。

**二、北京大学要把握机遇引领国家继续教育事业的发展**

鉴于北京大学在国内高校中的特殊地位以及重视继续教育的百年传统、突出贡献和在国内外的重要影响力，因而对于引领国家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事业的发展应该担当更大的使命和责任。就此，本人曾经给北大前党委书记朱善璐同志写信，也曾经当面向北大教育学院院长陈晓宇同志提出过个人的建议。

今天进一步提出以下七条个人建议：

**01建议北京大学引领广大高等学校重视发展继续教育**

为什么发达国家和世界一流大学高度重视发展终身学习和继续教育?因为这是人类教育进步的时代潮流及国际高等教育发展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认为：高等教育是学校教育和终身学习两个系统的关键接点，必须担负起不可替代的历史重任。欧盟教育部长与一批高校联合发布的公报将终身学习列为2010—2020年间10件头等大事之一，强调：“大学要超越继续教育与成人教育的范畴，在2020年前实现更为综合的终身学习”。欧洲大学联合会(EUA)项目报告提出大学发展新目标，即成为“终身学习大学”。《欧洲大学终身学习宪章（European Universities’Charter on Lifelong Learning）》强调指出：“欧洲终身学习时代已经到来,大学应作出更加有力的承诺，在欧洲应对终身学习时代挑战的过程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为建设‘知识欧洲’作出应有贡献。因此，欧洲的大学要审时度势，以推进终身学习为己任，在为终身学习服务方面发挥骨干作用。”

该《宪章》还强调：大学发展战略应植入终身学习理念，大学使命和发展战略中应包含构建终身学习体系的规划；要为社会提供终身学习理论指导；要调整大学学科，开放学习机会，以吸引更多成人回流学习；大学应认可正规高等教育以外的各种教育形式，努力使终身学习成果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同时为终身学习引入质量保障文化;大学研究和创新功能可通过终身学习战略得到加强;大学自身为社会树立推广终身学习体系的典范。

同北京大学一样，世界一流大学重视学历、非学历继续教育的历史都已很悠久。哈佛大学于1910年、牛津大学于1878年、剑桥大学于1873年起开展继续教育。

北京大学一项关于继续教育重要课题研究，选择国际著名机构认定的包括哈佛、麻省、牛津、剑桥等世界排名前23位大学(以下简称“世界一流大学”)，综合分析了终身学习与继续教育在这些重量级大学中的地位，发现了其相向共性。本人解读和归纳该课题的要点包括：

一是世界一流大学几乎都拥有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和继续教育三大办学类型。基于终身学习理念的继续教育以大学后教育为主，是大学本科、研究生教育的延伸。具体分为：基础(本科课程和项目)，中级(研究生课程和项目)，高级(研究生后课程和项目)三个层次；特别是以中级和高级层次为主。

二是世界一流大学继续教育拥有一定的规模。例如，哈佛大学负责继续教育的学院每年招生规模达14000人，是哈佛大学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学院。

三是世界一流大学继续教育属于理想化终身学习平台，为成人职业能力提升和全面发展提供相匹配的学习机会。例如，哈佛大学根据企业等用人机构需求所开设的继续教育课程多达700多门，涉及66个专业领域，提供“定制式”服务，注重贴近最新知识和前沿科技成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学员年龄从18岁直至高达80多岁。

四是世界一流大学都注重继续教育质量，均与本国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总原则、总要求相一致，同时强调遵循成人学习的规律和特点。由此，继续教育与本校普通高等教育具有同等地位。例如，帝国理工学院无论是授予学分还是非学分课程的继续教育，都须经学校项目委员会审查通过，纳入学校质量保障体系。又如，哈佛大学继续教育所颁发的学位和证书都具有“哈佛”标记，与普通高等教育质量的要求一脉相承，所获学分与大部分其它大学可以互认与转换，毕业生均系哈佛大学校友会成员。

五是世界一流大学都明确继续教育为大学后人才发展服务。因此，强调应该适应公司、企业、机构专业人士及社会大众发展的需要，凸显出其成长性和以“新”为本的特色;都是培养专业型而不是研究型人才；开设多学科、多类型、多领域以及实用性、适应性强的各类课程。为此，不仅依托大学内部还注意整合外部社会资源办学。例如，牛津、剑桥大学的继续教育都寻求与工商企业合作举办。

六是世界一流大学继续教育主要依托大学专职机构承办;或者分布在医学院、商学院、政府管理学院、教育学院或应用科学技术学院等，都分别举办具有明确专业方向的继续教育。

相比之下，国内不少高等学校至今对上述国际动向的关注、重视不够，甚至有些曾经的985、211高校在学校综合改革方案中只字不提“终身教育”。由于被取消了“小金库”，继续教育在不少高校包括一些重要大学中已经被“边缘化”，客观上误导了社会以为继续教育层次低、不重要。事实上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多年以来继续教育的功能在我国已经被“矮化”，是低端成人教育的代名词。

教育理念的落后是最可怕的落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首先要实现教育理念的世界一流。强烈期盼北京大学能够以实际行动引领广大高等学校重视发展继续教育，这既是高等学校的崇高使命，又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重大战略机遇。

毫无疑问，办好普通高等教育极其重要，因为它担当着培养数以千百万计潜在“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但是，仅此一项已时不我待。眼下国家最紧缺的千百万人才，还可以通过高端学历、非学历继续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深度融合，而快速并大批量地从进入大学“回流学习”的各行各业从业人员中直接产生。

为此，建议作为北京大学综合改革和结构性调整的一项重大举措，进一步增加优秀在岗人员在整个学历教育培养对象中的比重，除了基础学科以外，建议大大降低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培养应用型专业本科生的比例，将“钱用在刀刃上”，扩大接受已是在国内外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在相关领域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亟待进一步提升能力水平(或需要提升学历层次，或需要拓展学科专业领域，或需要接受非学历继续教育)的优秀对象，他们是可望短平快地培养出大批国家急需的高层次、应用类、拔尖人才最好的“原材料”甚至是“半成品”。

根据《高等教育法》关于“高等教育包括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和“承担实施继续教育的工作”的规定，重视和发展继续教育是高等学校依法办学的重大问题。建议北京大学作出榜样，将“办好继续教育”不仅明确地写入了《北京大学章程》，而且将拥有高水平学历、非学历继续教育并促进校内普通高等教育与继续教育间高水平融合发展，作为衡量自身综合改革成效大小、人才培养与服务社会贡献高低的一面镜子。

**02建议北京大学引领终身学习理论研究、立法研究以及开创终身学习领域高端专门人才培养之先河**

建议北大深入开展终身学习理论研究。全面深入地贯彻终身学习理念，是继续教育转型升级的重要思想保障。各类继续教育要牢固确立终身学习理念，自觉融入终身学习时代潮流，才能够具有大格局、大智慧。

半个多世纪以前出现的终身教育、终身学习思潮是教育现代化的核心理念，是办好继续教育和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根本指导思想，标志着全球教育正在迈向终身学习的新纪元。是否广泛普及与深入实践终身学习理念，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教育现代化水准又一面镜子。基于终身学习的新时代，传统成人教育必将迈向继续教育的新高度，普通高等学校教育也将逐步突破时空分隔，向支持终身学习的方向加快蔓延。

十九大报告将“继续教育”与“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先后排列在一起，并非偶然，说明继续教育与学习型社会相辅相成、不可或缺。支撑学习型社会的终身学习是继续教育的核心理念；终身教育体系是学习型社会的“四梁八柱”；“立徳树人”与“终身学习”是贯穿终身教育体系横向与纵向的两条主线，继续教育是国家终身教育体系的“顶梁柱”。

纵然发达国家率先提出终身教育理念已经几十年。遗憾的是，我国终身学习理论研究仍然滞后。包括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以及国内重要的教育研究机构始终尚未提供能够引领国家终身学习发展全面系统的理论研究成果——尽管有不少学者单枪匹马地在终身学习研究领域辛勤地耕耘。传统的教育学理论体系也尚未与时俱进地发展到终身学习的新境界、新高度。

北大校友、著名教育家郝克明先生“十年磨一剑”终于在耄耋之年发表了长达几十万字的终身学习研究文集，为引领中国特色终身学习理论体系的逐步形成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她的担当和拼搏精神呼唤着北京大学在终身学习理论研究及其学科建设领域，尽快能够走在时代的最前列。

建议北大深入开展国家终身学习立法研究。落实十九大报告关于“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决定精神必须以法律为保障。美国在1976年正式颁布《终身学习法》。韩国在1983年颁布《终身学习法》。日本在1990年实施《终身学习振兴法》。我国《教育法》提出“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重大任务至今已二十多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展继续教育，构建终身教育体系”至今也已十几年。但是，终身教育立法工作始终未被提到议事日程。长期以来，我国终身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地位不高，推进的难度很大，其根本原因是缺少法律保障。

未来的国家《终身学习法》将是填补我国教育法律体系空白的一部重要法典。该部法律应该确定“以终身学习理念引领学校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发展”、“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以及建立基于学分银行制度、各类教育纵向衔接、横向沟通的终身学习“立交桥”等法定目标；规定各级政府、高等学校以及各类组织推进终身学习的责任;要求各级各类教育以终身学习理念为引领，努力培养青少年学生和广大学习者终身学习的能力。而且由于该部法律应该凸显的对于各级各类教育改革发展所具有的综合性、引领性功能，而决不是变相的“成人教育法”，并且将被排列在《教育法》之下、其他各类教育法之上。衷心地期盼北京大学能够为这部重要法律的研究、形成和颁布作出直接的贡献。

建议北大加快启动终身学习领域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培养。这是国内外教育领域发展到终身学习时代所必然会提出的要求。纵然教育领域专业繁多、人才济济。但是，终身学习领域应该培养的将是在整个教育领域具有综合性功能的特殊人才。他们不仅需要具有扎实的教育学科知识，而且具有深厚的从事终身学习理论研究的功底以及具有推进终身教育、继续教育事业发展的实践与创新能力，由此担当发展继续教育事业和建设学习型社会“排头兵”的重任。

**03建议北京大学引领继续教育质量的提高**

目前我国本专科学历继续教育总体质量不高，不少成人学历继续教育“千校一面”，照搬全日制普通高校模式，长久受应试导向、学历导向、学科导向、论文导向的影响，忽视和难以对学习者创业和创新能力进行有效的开发，继续停靠在学历补偿教育的“码头”。不少专业陈旧落后、报考的人数却占据学历继续教育对象的很大比重，导致传统教育“产能”的过剩以及社会资源和学习者时间、精力的很大浪费。

以往高校不少非学历继续教育项目也是学用脱节、学而少用甚至学而无用却价格昂贵。以我国高校开展的企业培训为例，解决不了企业学习者“最后一公里”难题，总体看质量和实效处于国际中低水平，导致严重的“学习的浪费”。不少培训部门、培训班次耗费纳税人大量资源却沦落为形式主义的“重灾区”。

缺少针对性以及由此导致的缺少实效性，是广大高校继续教育普遍存在的“软肋”，是高校继续教育质量不高的核心问题。

十九大报告提出，“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表明整个国家从着眼于发展速度转变为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这不仅对经济领域，也是对整个教育事业确保质量的总要求。

考量继续教育是否落实了这个总要求，归结到一点，就是看它对于落实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大力提高国民素质”目标是否具有真真切切的帮助。这是新时代“办好继续教育”的核心指标。

建议北京大学为引领国家继续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发出声音、作出贡献、产生实效。

**04建议北京大学引领高端继续教育的发展**

继续教育（continuing  education）是被发达国家高度重视的专门教育。本人强调，发展继续教育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什么是继续教育的“初心”和“使命”？首先必须重视国外提出的继续教育定义和名称中关于“续”（continuing）字的深刻含义。

鉴于继续教育所拥有“续”（即“大学后教育”）的“初衷”以及“新”（主要传播新思想、新理论、新教材、新工艺、新技术、新方法等）的“使命”，决定了其不仅属于人力资源开发（HRD：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范畴，而且就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新技术革命、知识经济的深入发展和终身学习思想的广泛传播而凸显出继续教育的特殊重要性，不少国家利用行政手段强力推动这项事业。以美国为代表的诸多发达国家从大力推进成人教育进而大力推进被赋予全新使命的继续教育，为这些国家人力资源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初“继续教育”概念引入我国时，遵循国际惯例，也将其定性为专业技术人员提高能力素质的“大学后教育”，称之为“继续工程教育”。

因此，为了提高继续教育的质量，必须在“续”字上做文章，在“新”字上发大力。这应该成为牵动我国整个学历、非学历继续教育转轨升级的“牛鼻子”。

建议北京大学高度重视并且引领国家高端学历、非学历即大学后继续教育的发展。

发达国家经验证明，继续教育就是培养拔尖人才的重要渠道。因为，越是学历层次相对高者越是重视接受继续教育。据以往统计，美国已接受过高中或者高中以下教育的5003.1万名职工中，有1934.2万人接受了继续教育，占同类职工总数的38%。在2346.8万名已获得学士学位职工中，接受继续教育者占同类职工总数的64.6%;在1096.2万名已获得硕士学位职工中，接受继续教育者占同类职工总数的72%；在已获得博士学位353.7万名职工中，接受继续教育者占同类职工总数的60.8%。OECD国家高技能白领继续教育的参与率为61%，低技能白领的参与率为46%。

有鉴于此，建议北京大学进一步调整生源的结构和规模。在互联网时代，特别期盼北大带头坚决杜绝普遍存在的、仍然大量征用国家稀缺土地资源、一味扩大物理校园面积、动辄搞几万人规模“粗放式”办学的倾向。建议北大逐步降低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培养本科生的比例（基础学科除外），引领一流大学将培养应用人才对象的主体结构转变为已是在国内外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在相关领域已取得较好成绩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优秀对象进行“回流学习”，切实办好高端学历、非学历继续教育。这有利于为国家加快培养大批高素质适用人才，是顺应世界终身学习时代潮流的最佳选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也曾经要求：从终身教育的角度扩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使人们随时可以进出高等学校的大门，除了考虑直接升入高校的学生需要外,还应考虑在终身学习过程中离开和重返高校的学生的需要。中国科技领域取得大量重要成果的事实充分证明，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对象确实是高校快速培养拔尖人才最好的“原材料”，吸纳他们“回流学习”是高等学校贡献社会、靓丽出彩的重大机会。

**05建议北京大学引领继续教育信息化发展**

当前，第三、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成果，特别是以云(云计算)、大(大数据)、物(物联网)、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虚(VR/AR,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以及区块链、游戏软件、三D打印等为代表的信息化、数字化技术，全面快速地向教育领域跨界渗透，彰显出"互联网十终身学习"教育发展的时代特征，正在引发一埸人类前所未有教育变革的“海啸”，大大加快、深化和拓展了国内外教育现代化的实践。

令人担忧的是目前一些高校包括一些“双一流”高校至今继续教育信息化手段落后，甚至已经远远落后于正在深入推进“智慧课堂”教学试验的国内发达地区中小学以及不少大型企业信息化培训系统的水平。

习近平同志提出了“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重要战略目标。仔细想想，在各类教育中，服务于量大面广全体成人学习提高所需要的继续教育，恰恰属于最为急需、也最有条件率先全面构建起具有“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即“四化”条件的现代化教育体系。

建议北京大学在谋划学校信息化大计时，千万不要忘掉还有继续教育这个大板块。应该确定专项规划和保障措施，鼎力将“办好继续教育”大业推上信息化的“高铁”，跨越式地达到国内、国际一流的水平。

**06建议北京大学引领继续教育国际合作交流**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大会强调，“扩大教育开放，同世界一流资源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

积极地“走出去”，这是新时代扩大教育开放和对外贡献“中国智慧”的重要举措之一。特别是“一带一路”各项任务都涉及人与人的具体交往。因而导致继续教育在各级各类教育中更有条件首当其冲地找到“走出去”的契合点、发力点。要力争做到“一带一路”项目走到那里，继续教育项目、资源和服务就跟到那里，努力成为实现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关于“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目标的桥梁。总之，由于新的对外开放格局，我国高校继续教育面临着空前发展的重大机遇，又将倒逼其加快自身转型升级、改革创新，切实提升人才培养的水平和质量，加快向国际一流水平目标砥砺前行。建议北京大学加快构建基于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的国际一流水平继续教育服务支持体系。

**07建议北京大学引领创新继续教育模式**

与发达国家相比，多年以来我国高等学校教学包括继续教育的总体质量不高，原因很多。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成立于1088年西方最古老的博洛尼亚大学以教师讲为主,照本宣科的场景，至今在我国普通高教及继续教育的课堂上仍然比比皆是。学习金字塔理论表明，阅读和听讲座只能掌握10%的学习内容，如果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包括岗位演练、行动学习等），则能掌握75%-90%的学习内容。因此，各类继续教育包括普通高等教育都面临着“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极大必要性。特此建议：

要高度重视研究国外企业大学现象。企业大学(Corporate University；名称或为“企业管理学院”、“企业领导力中心”等)——它不是“大学”，但是在我国往往它比大学对企业还要重要。通过短期访学研究，本人信服地发现，设立在纽约郊区、被称之为企业培训领域“哈佛大学”的“GE克劳顿维尔学院”恰恰是GE始终保持创新活力的“秘密武器”。在美国，拥有企业大学的上市公司比没有企业大学上市公司的市盈利要高得多。拥有高水平企业大学也是支持华为、腾讯、海尔等重要企业持续创新发展的根基所在。

要高度重视研究国外组织学习技术。即努力推进“基于设计的学习”，建立学习工程师能力模型，强调要像工程师一样地设计学习，形成“学习价值链”，支持知识管理和学习项目管理，构建学习生态系统，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系统解决方案，注重学习实效的测量评估。这一切可望支持学习的工具都将变得丰富和有效。

要高度重视研究国外混合学习模式。混合学习（Blended learning）的关键是“教”与“学”的各种要素间发生“化学反应”式的融合，而不是“物理现象”的叠加。它基于云计算、大数据和移动终端以及教学资源库的支持，凭借善于调动学习者学习激情的学习型组织，由此所引发的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真正进入了“深水区”。可望逐步成为“互联网+终身学习”时代世界高等教育的主流教学模式，也同样适用于继续教育、职业教育等领域。

要高度重视融媒体技术的运用。

浙江大学出版社试验推出的“立方书”即融媒体教材呈现出全新功能，期盼其也能够全面进军继续教育领域。令人遐想，这种嵌入二维码的纸质读本通过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等信息技术，融合课程、教材资源、教学课堂以及线上、线下等教学要素，由平面教材变成了“立体”教材，全面联动教学环节和整个课堂的基本功能，营造出“教材”即“课堂+教学环境+教学服务”的学习生态架构，支持学习者自我学习与管理，促进授课者与学习者、课堂与课后的实时交互，还可以引导作业、评测、讨论、分析等工具的开发，由此生成的大数据可望支撑教师精准对接在岗人员提升素质和能力的个性化需求。因此，期盼融媒体教材抓紧成为基于内容创新的继续教育新载体。

就上述关于企业大学、组织学习技术、混合学习模式包括企业MOOC等前沿领域，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吴峰教授经过多年艰辛探索和深入研究所形成的丰硕成果，在原先985高校的同类研究中可谓名列前茅，在我国不少百强企业产生了积极反响和良好效果。建议北大能够进一步壮大这方面研究的力量，大力支持该项重要研究的持续发展、不断深化。

总之，通过本次会议的促进，衷心地期盼北京大学进一步大力发展高水平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同时成为国家继续教育、终身学习新型高端智库，引领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宏大事业的蓬勃发展！

— THE END —

**来源：**在线学习